

晚明七十年

制度与人性之间的生死博弈
解析大明王朝衰亡的历史真相

1573~1644,
从中兴到覆亡

十年砍柴/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年砍柴/著

晚明七十年

1573~1644

从中兴到覆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十年砍柴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613-3913-8

I. 晚… II. 十… III. 中国—古代史—明代—通俗读物
IV. K248.3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999 号

图书代号: SK7N0787

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

著 者: 十年砍柴

策划编辑: 李黎明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姜利锐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3913-8

定 价: 24.80 元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公元1644年一个春日的拂晓，平时肃穆庄严的紫禁城一片混乱，一个中年人带领一名随从，走到城北的万岁山——即今天的景山，找了一棵树上吊自杀。留下一封遗书，上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这个人便是当时全球臣民最多的明帝国最高统治者——崇祯帝朱由检。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照在筒子河上泛起粼粼金波。但这轮太阳再不属于大明，大明的时钟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停摆，皇帝的生命和属于他的皇历一起走入历史，供后人凭吊感叹。

崇祯帝自缢后三百六十年，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景山公园整日熙熙攘攘，游人如织。网上有一篇文章《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流传甚广。那棵树谁也找不到，包括得渔翁之利的明清皇帝，下诏将一棵槐树命名为“罪槐”，也只是一种统战艺术，崇祯究竟在哪棵树上吊这种纯学术问题，对于执政者来说，并不重要。当时北京城混乱如麻，从西北黄土高原打进城的农民军将士，是不会有史官意识的，他们七手八脚把一个看上去尊贵的尸体从树上解下，当时谁能明白自己看到了最重要的一幕历史现场？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曾经让他们在窑洞里只能想象的皇帝。等死尸的身份被证明后，谁还能说清楚哪棵树是崇祯

了结生命之处？

寻找崇祯上吊的那棵树，实则是想追问促使天子上吊的原因，追问一个帝国崩溃的原因。

这种寻找持续了三百六十余年，直到今天还在继续。

崇祯为什么要去死，明朝为什么会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见解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崇祯死时，心里充溢着对帝国诸臣的怨怒，他至死也不原谅自己的属下。他认为是那帮只拿钱不干事甚至坏事的文官们导致亡国。他的死，可视为殉国刚烈之举，又何尝不可以视为对众臣的极度失望而走上绝路，以死来反衬诸臣的猥琐卑劣。历代王朝，都有兴亡的过程，但国之将亡，君臣关系恶劣到崇祯朝这个地步，真是少见。

没一个文臣闻钟勤王，陪崇祯帝殉国的是一个太监，这是一种巧合，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基本格局有如暗契：皇帝和文臣彼此依靠而猜忌，皇帝最信任的还是自己的私人奴仆太监。

崇祯临死前还那样痛恨诸臣，有其个人性格原因，如刚愎自负、刻薄猜忌，但也至少能说明诸臣确有可恨之处。尽管崇祯自道的“朕非亡国之君”是推脱责任，但“臣乃亡国之臣”则不假。《明史》说崇祯帝“不迹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也非过誉之词，这样一位自我要求严格的皇帝做了亡国之君，不但他自己想不通，后世许多人也想不通。

满清皇帝曾于顺治十四年谕示工部：“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溢怀宗端皇帝上加溢数字，以扬盛美。”据说顺治帝曾经亲自去祭崇祯的陵墓，并失声泣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见李清《三垣笔记》）顺治此番作为，当然有安抚明朝遗民的人心之政治考量，但至少连昔日的敌手，也不承认崇祯是个混蛋皇帝应该亡国，而是对他予以理解之同情。

就是这样一个勤政的皇帝，和手下的臣子一起把帝国送上了末路，那么一定有很值得探讨的价值。

当我回顾明朝万历帝登基（1573年）到崇祯帝殉国（1644年）七十多年的历史，觉得有许多想不通的现象：一方面人才辈出，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科技等方面涌现了张居正、戚继光、海瑞、顾宪成、高攀龙、汤显祖、王世贞、李贽、袁宏道三兄弟、徐光启、宋应星、袁崇焕、刘宗周、黄宗羲等一大批士林精英，另一方面在危机当前，无人可用，朝廷被一帮城狐社鼠盘踞着。一方面江南等地莺歌燕舞，一派繁华景象，民间经济异常活跃；而另一方面西北农民因饥寒交迫揭竿而起，朝廷财政近于崩溃，无财力应付内忧外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表面上，明亡于诸病齐发的绝症。和满清的外战一败再败，辽东几乎全部沦为敌手；国内因为苛政而驱民为贼，越剿越多，流寇纵横全国；朝廷内诸臣各立门户，损公济私。这些急性病和慢性病、外伤和内疾一起发作，纵使华佗再世，也难妙手回春。诚如《明史》所说：“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刘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是什么造成崇祯的不幸？“溃烂而莫可救”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笔者以为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国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明之亡，有崇祯个人的原因，如性格猜忌苛刻，求治心太切，也有君臣否隔，满朝贪官、昏官太多的因素，但这些只是表面的原因，造成皇帝和文官集团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则是从唐以后，支撑中华帝国这间老房子的士人政治，其整体制度一步步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根本制度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无论怎样的皇帝，都没办法起死回生。理解这点，我们或许能解开明末的许多疑点：为什么监察制度那样严密而明

末的官吏贪腐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崇祯帝诛杀魏忠贤坐稳龙椅后，对太监乱政有足够的警惕，但最后又不得不依靠太监而疏离文臣。

抱着对明亡的种种思考，我尽量用简约的文字，将 1573 年至 1644 年这段晚明历史中一个个事关国家兴亡的故事和人物写出来，希望读者能比较轻松地读完这些文字后，对一个帝国从中兴到覆亡之路有个基本的了解，也能在读故事之余，对中国的王朝兴亡以及传统政治的困境有所思索。

但愿我的这些文字，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诚恳地希望方家指正，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之交这块土地上所发生天崩地解的变化。读史并思考历史，不仅仅是无聊而为之的事情。作为唯一文明史没有中断、几千年使用同一种文字记载历史的民族，历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个富矿，值得珍惜和挖掘。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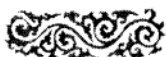
晚明七十年——1573~1644，从中兴到覆亡

前言：崇祯自缢的历史追问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两位铁腕宰相的 PK	003
胜利者的高风亮节 pose	008
且将剩勇打死虎	010
新政之初先自我扩权	013
钳制言路乃揽权关键	015
言官前赴后继保卫话语权	017
一则鸡蛋里挑骨头的故事	021
张相老爸死得不是时候	024
私事整成公共事件	026
危机公关的处理办法：廷杖	028
一个愤青的成熟	032
富贵还乡 月盈水满	036
不由自主的跋扈和腐化	040
“腐败”是帝王一张牌	044
感觉危机而骑虎难下	046
临终前的恩荣	050
大明的参天大树倒了	052
皇帝推翻了最后一座大山	054
皇帝变脸怎的这般快	058
墙倒众人推的丑态	060
最悲伤的白发老母	062
改革家的宿命	066
万历帝为啥给建文朝忠臣平反	068

目录



晚明七十年
—— 1573 ~ 1644 · 从中兴到覆亡

第二章 万历帝的懒惰

神宗短暂的勤政	075
申时行走钢丝	077
少壮派的价值	079
政治暴发户被皇帝抛弃了	083
天下第一父亲的烦恼	085
宫女中了头奖	087
“国本论”始起	089
万历帝开始消极怠工	091
女真青年努尔哈赤峥嵘初露	093
意见领袖顾宪成浮出水面	095
先进典型海瑞的凄凉辞世	097
用私人武装干涉司法	101
否定样板君臣的奥妙	103
皇帝修炼成油盐不进	105
为册立太子君臣继续较劲	108
较劲变成了赌气	110
首相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112
皇帝的批示被驳回	114
“三王并封” 皇帝也搞迂回战术	116
两败俱伤后朱常洛当上太子	120
援朝之战打响了	122
第一次失败的和谈	124
战争越来越惨烈	126
主战、主和之争	128
可笑的册封	130
丰臣秀吉涮了万历帝	132
援朝战争的影响	134

干部考核激化门户之争	136
一个真正的贵族	138
照章办事竟然引火烧身	140
把视野投向民间的士大夫	142
祸国殃民的“小金库”	144
万历帝为什么会贪财	148
妖书案起风波	150
奇案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154
找个替死鬼了结葫芦案	156
挺击案：司法问题政治化	158
神宗留下了烂摊子	162

第三章 魏忠贤的乱政

无福消受龙椅的泰昌帝	167
两个女人的梦想	171
嗣君成了需要营救的“人质”	173
乾清宫里的“钉子户”	175
一个赌徒的咸鱼翻身	177
短暂的“众正盈朝”	180
正人君子的道德洁癖	182
军事惨败的根子是政治腐败	186
显失公平的责任追究	190
杨涟引爆了炸药包	192
黄宗羲有一位可敬的老爸	194
大案从小人物找突破口	196
黑狱里的黄芝	199
公差中从来不缺薛霸、董超	201
江南人的血性	203
最怕流氓有文化	207
无耻士大夫集体上演的丑剧	209

第四章 崇祯帝的末路

目 录



崇祯在恐惧中接班	215
又玩平反游戏	219
天赐大明袁督师	221
袁崇焕自酿苦酒：御前夸海口	223
袁崇焕自酿第二杯苦酒：杀毛文龙	228
离间计奏效的土壤	228
爱国愤青是靠不住的	230
烂透了的官场	232
最恨被人骗的崇祯被大大地骗了	235
到处都是“陈胜吴广”	237
简单裁员的后果	240
如水无形的“流寇”	244
进入中原的造反者如蛟龙入海	246
官府和农民军互相掘祖坟	248
李自成不人道的报复	251
满清和农民军密切配合	254
君恩似海矣 臣节如山乎	256
屡杀大臣 于国不祥	258
要善于替领导背黑锅	260
天下无人可救时	262
李自成已不满足于做“流寇”	264
举棋不定的崇祯放弃了最后生机	266
“流贼”和文臣一起逼皇帝上吊	268
朱李相争成就了爱新觉罗	270
结束语：朱明若不私天下，崇祯何必上煤山	273
余论：走到尽头的士人政治	275
明季杂咏八首	307

第一章

张居正的中兴



明帝国从万历元年(1573)到崇祯帝上吊的崇祯十七年(1644),短短的七十一年里,明朝从霞光满天的中兴,很快就走向了天崩地裂的覆亡。

由张居正主政而带来大明朝十年的黄金时期,开启于一场残酷的宫廷权力斗争。

张居正变法,这场后世看上去很美的历史事件,而在实际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密室阴谋、排斥异己、陷害政敌等种种丑恶,这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真实面目。因为在皇权政治的权力场中,道德是很苍白的,玩弄权术、掌握权力是一个政治家必修的功课,不如此所有济世救民的远大抱负只能是空中楼阁。

要以不光明的、甚至厚黑的手段,去建立光明的、伟大的事业,这是那个时代政治家的宿命,他们无可选择。

一个政治家要走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多么的不容易。一般他要经过过关斩将、淘汰率极高的三级跳:府试加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乡试取得举人资格;再赴公车通过会试和殿试取得进士资格,这才算是“释褐”,脱掉平民的衣服换上官袍,开始在波涛汹涌、暗礁密布的宦海中沉浮,时时都可能触礁翻船,时时都可能被鲨鱼吃掉。熬到最后能够进入高层的,那都是些在官场这个八卦炉里修炼到极高段位的牛人。他们要学会等待、忍耐,学会伪装、掩饰,学会合纵连横,拉一派打一派;学会伺机出击,一剑封喉。

高拱是这样的高手。

张居正更是这样的高手。

◇两位铁腕宰相的 PK

高拱，字肃卿，河南新郑人。《明史》说他“才略自许，负气凌人”。属于那种牛皮哄哄的人，做他的同僚或下属，基本上会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张居正的前辈，曾经他做国子监祭酒时（最高学府的校长，正四品），张居正在他手下做司业，隆庆帝还是裕王时，两人都是裕王府邸的讲官。应当是彼此熟悉，知根知底。

张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说他“勇敢任事，豪杰自许”，和高拱一样属于那种敢为天下先、性格刚硬而才能出众的政治强人，然而他“然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这点高拱所不能及，高手过招，一点差别就会决定胜负，高拱和张居正相比，落败就在他不够“深沉”的性格上。张居正自小便以神童著称，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在翰林院等地方坐了近二十年的冷板凳。直到嘉靖宾天，隆庆即位，为隆庆即位前充当过讲官的高拱、张居正等藩邸旧人，全部成为淮南鸡犬，跟着主人扶摇直上，进入权力核心层。顺理成章入阁，但高拱因资历排名在前面，是内阁首辅。

隆庆六年即 1572 年五月，正当盛年的隆庆帝一病不起，遽然崩驾。继位的万历帝只是个虚岁十岁的小孩，先帝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旧臣做顾命大臣，一起辅佐小皇帝。受先帝顾命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担负极大的责任。据有些史料记载，当时忝列三位大臣之后身受顾命的，还有从小照顾万历帝的“大伴”、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但这一说法，很多史家怀疑，认为是张居正和冯保合计弄出来的伪诏，尤其

是当时的首辅高拱，认为国朝无内官顾命的先例，他和冯保早有过节。文渊阁大学士高仪，性格仁厚而本分，他是被高拱举荐入阁的，但秉承的是明哲保身之术。

如此局势很明朗，内阁中两大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好似火星碰地球，都是要自己说了算，不甘为人下的主，一山不容二虎，他们的冲突是必然的。在万历帝登基前，两人已有矛盾，高拱报复了张居正的恩师、致仕在家的前首辅徐阶，而且对张居正和大太监冯保关系亲密很是痛恨。

结交宫中太监，是明朝对大臣的一条禁令，皇帝担心内外大臣勾结，左右朝局。但官场上的事情，说归说，做归做，尤其在太监专权的明朝，没有内应，外廷大臣将举步维艰，因为大太监掌握有关皇帝的一切信息，他们和皇帝朝夕相处，亲密关系远非外廷大臣所能比。万历帝的父亲隆庆刚当皇帝时，张居正早就看好照顾太子起居的冯保，百般结交，这个道理很简单，太子登基，陪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太监一定会受到重用。而高拱正相反，他要千方百计遏制冯保的权势。——应当说，高拱这样做，更符合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教导，不许太监干政，是真正的为大明朝考虑。但当时，大明已建国两百余年，太监干政成为惯例，明智的选择应当是尊重现实。

隆庆帝在位时，冯保已经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皇帝私人武装，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不受都察院和大理寺的监督，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到后来都能左右审判了。不久后，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的升任，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担任此职，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孟冲，可想而知，冯保能不对高拱恨之人骨？

隆庆帝崩驾前，冯保走通了两宫太后的路子，让隆庆帝下诏驱逐掌

印太监孟冲，以冯保代之。因此万历一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廷第一大太监冯保成为左右大明政局的三驾马车。三足鼎立犹如曹、孙、刘三股政治势力，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和高拱没法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明朝在洪武帝朱元璋手里，已经废掉了宰相的设置，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学士只是备皇帝咨询的顾问人员。到了中后期，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大学士成为了无名而有其实的宰相。

内阁学士最重要的权力就是票拟，即替皇帝起草有关军国大事的文书，无意外情况，大学士所拟票皇帝一般照准，因此等于最初的决策由内阁出；大学士所拟的票到了内宫，由皇帝身边的掌印太监批红，即替皇帝批准草案。这就相当于唐代的中书省草诏，门下省审核，没有手握批红权太监的配合，内阁大学士很难有什么作为。因此与“外相”内阁大学士相对应，内廷司礼监掌印大太监被称为“内相”。

如果冯保这个大太监偏向于张居正，高拱必定势单。对这样的局势，高拱也早默察在心，隆庆帝病重时，双方已经暗中来过回合，相互侦查火力。首先是张居正的亲信唆使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给事中是监察六部九卿的，和监察十三行省、两都的御使合称“言官”，专门给官员找毛病的，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设计，可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言官基本上沦落成皇帝或者权臣的枪手，说让咬谁就咬谁，说咬几口就几口。曹给谏（给谏原为给事中与谏议大夫的合称；明清罢谏议大夫，给谏专指给事中）的上疏中列举高拱十大不忠。——“不忠”是帝制时代能给政敌扣上的最大帽子。可快死的隆庆帝不想自己见列祖列宗前朝局动荡，他还得让首辅高拱在非常时期稳定局势，所以他很生气，要求处罚这个乱咬的监察官员，张居正和冯保当然要保护为自己打头阵的先锋，便做了手脚把曹给谏调到京外，异地做官。

高拱也不示弱，你能找到言官当枪手，难道我就找不到？因为他知

道关键时刻皇上离不开自己，一方面上疏要求退休，反守为攻；另一方面授意御史张集上疏攻击张居正和冯保，举太监赵高杀李斯，引来秦朝亡国之祸，嘉靖朝大奸臣严嵩勾结太监害死夏言等典故。拿历史说事，中国士人的传统，其所指者谁，昭然若揭。

扣帽子、抓辫子是那个时代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张居正何等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典故的破绽——这厮竟然把圣上比喻成秦二世？这一击简直无可抵抗，而冯保作内应，放出风来，说万岁爷爷因为被比喻成秦二世，非常生气。这一下，把上书的张集吓了个半死。

张居正的聪明就在于他并不想简单地报复，去处罚被高拱指使的枪手，而是吓唬攻击自己和冯保的言官，制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人不敢步张集的后尘。

这场风波过后，新皇帝登基，朝局基本稳定，高拱和张居正也到了摊牌的时候。高拱首先发起攻击，要求扩大内阁权力，削弱司礼监的作用，同时，和自己推荐的高仪商量，决定用“两高”同盟来和“张冯”同盟对阵，可高仪看出这场斗争的极大风险，不敢趟这场超级浑水，对高拱说，先生说的不错，所说的都是大丈夫该做的事情。但祸福难以预料，我固然不赞成先生这样做，但也不敢阻止先生。

高拱决定先下手为强，孤身出击，草拟一道奏折，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扩大内阁的权力，并且通报给张居正。——同是辅臣，这是必须的程序，抑制宦官权力是个政治正确的命题，张居正没理由反对，还当面夸赞高拱此举将建不世之功勋。可一转身，马上派人向冯保通风报信，商量对策。高拱的奏折递上去后，得到的回答是：照先朝的既定方针办，也就是委婉地否决高拱的建议。高拱不甘心，干脆图穷而匕首现，授意一帮言官，明确攻击冯保有“四逆六罪”、“三大奸”，要求将冯逮捕公审治罪。

到了这个份上，已是你死我活了，冯保必须反击，他向张居正讨主意，张居正说，咱们正好将计就计。